

隱於窾水跋與躡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其苦弔之而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寫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兔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雜篇寓言

庸 齊 林 希 逸 堂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繚缺玉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眾人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

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已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著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著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為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著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願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願之年而稱為著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為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為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著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為前輩人物而借重之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

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行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切皆為有所容心則不得為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所由來也言凡人所謂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

固有所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也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為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為草木為木禽為禽獸為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末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末之嘗言孔子云夫愛才牛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手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已乎

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蓋音悟忤逆也蓋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任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不泊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

繫累也謂曾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

既已縣矣者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然豈以此為悲喜

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胸中也天

成者與天為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為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

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

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

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

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

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

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

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

化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茫茫之初本來無

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

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

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冥稍問也乎有而不知其所以乎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

也火與日吾也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史史者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者也
謂其何為卑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
自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
烟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蛇在蓋以形之
動者比蛇烟之生而以影比蜺甲也似之
而非者言以此為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
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廢
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
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得
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
也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強
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
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我亦從之
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故又何問我
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又
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選於郊至於
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
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

中柳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
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
過老子曰而唯唯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楚容曰敬聞命矣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橫舍
者避席場者避憲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
何處也唯唯肝肝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
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
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
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
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中荷奉承之也場
者炊者也避舍避憲敬之也爭席者不知
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
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
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席 齋 林 希 逸 雲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
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為者言
不欲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
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
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
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
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